

◆岁月回眸

江村的黄土山

刘泽堤

外婆家在江村,毗邻邵东,那里有大片的田垄和一望无际的黄土山。黄土山属典型的江南红壤丘陵,土地贫瘠,山不高,树也不高,许多地方甚至秃着。裸露的地表,被风雨侵蚀得规整圆润,宛如精致的黄红糕点。雨天进山,泥巴跟牛皮糖似的,每每活生生扯掉鞋子。

山不咋的,名气却大得很。当地有民谣:“黄土山,浩龙寨。三扮桶,七棺材。哪个寻得洞门到,金子银子用箩挑。”说是这里从前土匪猖獗,土匪在黄土山最高的那个山包上,建了浩龙寨,还将搜刮来的巨额财宝,分装在三个扮桶和七口棺材里,秘密埋藏于黄土山的某个角落,详情只有几个头目知晓。后来官兵夜袭,几个头目全部死于刀箭之下,宝藏便成了一桩无头悬案。此后官方和民间掘地三尺,所有的山包都翻遍了,都不见踪影。

说来好笑,我还在十来岁的时候,就进行了一场疯狂的寻宝之旅。那年暑假,我在外婆家玩,偶尔听说了这个神秘宝藏的故事,立马联想到“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”,不由热血沸腾,当即就拉上一摊表兄弟,直奔浩龙寨遗址,一路“芝麻开门”喊过去,直到实在走不动喊不出声了,才悻悻而返。大人们问及行程,我们实话实说,成了当地一大笑柄。

首次探宝失利,但我们的梦想并没有破灭。此后我们一有机会就进山探宝,对外则宣称是去邵东玩。在各个山头疯窜的日子一久,难免衣衫挂破皮肉挂彩,但好歹都被我们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了。直到有一天,我们不小心惊动了一窝胡蜂……

外婆特别会讲故事。大约是为配合外公制止我们的疯狂行径,此后她的故事老是拿黄土山开涮,而且一个

比一个吓人。

外婆的故事、外公的制止、胡蜂的毒针以及寻宝的一再失利,各种因素联动,最终使我们放弃了寻宝。后来我们也进山,但开展的大多是采茶、扯笋子、取菌子、摘野果、掏鸟窝、打游击战之类的“高大上”活动。当然,偶尔也喊几声“芝麻开门”,看见陌生女性就怀疑是“老鼠精”,口里渴出青烟也不敢喝水沟里的水,冷不防还尖着嗓子来一句“各位大哥刚才看到一个身穿盔甲的人吗”,等等,纯属寻宝后遗症,不提也罢。

我一天天长大,黄土山也在不经意间变了样。

最早变样,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,县里在江村搞田园化试点。社员们响应号召,披星戴月,栉风沐雨,改河整田架桥铺路,开山劈石植树造林,经过几个冬天的大修大改后,这里成了远近有名的粮仓和果园。

紧接着,是公社在这里建茶场。又是一连几个冬天,社员们顶风冒雪,日夜奋战,过年都没闲着,硬是凭着锄头扁担,将大片大片的黄土荒山,变成了一望无际的茶园。每到采茶季,我都会屁颠屁颠地赶到这里,跟着众人上山采茶,运气好的话,我们小孩一天都能有三五毛钱进账。这在当年,算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了。

钱包鼓了,腰杆粗了。1978年,就在绝大部分农村地区还在点煤油灯的当口,江村宣称年底要用高压电。用电要从邵东牛马司煤矿接线,各种手续大半年都没办好,便有人讥讽“江村要发电,震动两个县;大话讲早哩,婆娘讨老哩”。大队书记急火攻心,一天夜里协调矛盾,不知怎的一脚踏空,从楼上摔了下来,伤得不轻。矿方被感动了,当即特事特办,一路

绿灯,硬是让江村在阴历年前用上了高压电。

黄土山有块区域全是高岭土。有了电,不久公社又在这里新建了瓷厂。再后来,这里成了全县第一个农业综合开发片区,大量的项目资金投入,再次扮靓了江村的山水园林路。

据说就有其他村不服气,跟领导抱怨,说就江村是亲生的,我们都是后娘养的。领导也不含糊,直接就骂上了:“只看见牛吃草,没看见牛背犁,你怎么不说人家过年都在雨里雪里开山改河?不说人家书记为通电从楼上跌下来?”

近年来,江村才有了大动作,纳入了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。乘此东风,江村能人李长青牵头,组建了“湖南省华怡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”,正致力打造集种植、养殖、加工、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综合型生态油茶产业园。

外婆已作古多年,我也华发早生,黄土山好多山头也通了水泥路。如今的我,不知怎的,依然爱往黄土山跑。每次驾车到山上,无限风光跃入眼帘,各种往事涌上心头。唏嘘之余,感慨神秘宝藏的大门,正在被勤劳的双手,一点一点地打开。

(刘泽堤,任职于新邵县政协)



白毛浮绿水 杨运焰 摄

河伯岭,是越城岭的一条支脉,绵延起伏在湘桂边境,峰高谷深,有流泉飞瀑,奇珍异兽;朝暮景象不同,四时风光各异,无论何时进入山中,都令人流连忘返。

从邵阳县城沿207国道往西南方向行二十多公里,再从塘田市镇进入乡道,行约十公里之后,路两旁的树木粗大茂密起来。枝条在路的上空如手相握,互相交叉,难分彼此,车子仿佛进入隧道。

上面说的是夏天的情形。若是春天,乍暖还寒,花朵最先接受季节的召唤,灿然开放,车子如花海中的快舟,嗖嗖穿行;若是秋天,黄叶似金,满眼珠光宝气,时有树叶离开枝头,翩翩起舞;若是冬天,满枝冰凌,玉树临风,晶莹剔透,仿佛进入童话世界。

河伯岭山脚下是苍翠的竹林,那一根根毛竹,拔地而起,直刺云天。步入山道,满眼的绿色,自下而上,自近而远,游人不由得惊愕被碧绿涛浪淹

◆漫游湘西南

梦幻河伯岭

陈霞

没,真想化作翻飞其间的彩色蝴蝶,飞到竹尖之上。

沿着竹林中的石阶而上,到山腰景象迥然不同,眼界变得开阔。周围是参天的杉树,其间杂着一些阔叶树,颜色由竹林的翠绿变成苍黑。随着山势的起伏,它们忽高忽低。每一棵杉树,树干笔直、粗壮,枝条旁逸斜出,密密麻麻覆盖其上。回望来处,刚才经过的竹林,已被白雾笼罩。

“地云。”是的,河伯岭当地人把这种贴着山脚奔流的浓雾唤作地云。它与天上的云朵相映成趣,形成了山在云中、云在山间的奇特景象,虽不是仙景,却美如仙景。

浩浩荡荡的地云,有时候来自山中的向阳水库。这儿的水,宝蓝通透,望过去,像绫罗绸缎,质地可以触摸,仿佛拿出剪刀,就能裁下一块。若荡舟水面,又有另一番感觉。往上看,是青山蓝天白云,往下看,是倒映的青山蓝天白云。由于人过于贴近水,水过于清澈,小舟仿佛没有了依托,飞翔在高空之中。

河伯岭上最艳丽的要数杜鹃花。仲夏,杜鹃花开,红艳艳的花朵像燃烧的篝火,一丛丛连成花的海洋,就像天上的云霞飘落到人间。

(陈霞,任职于邵阳县河伯岭林场)

◆六岭杂谈

春天的记忆

张婷

在南国的城市,春天仿佛只是一阵风,一会儿就刮过去了,总遇不到儿时的春天记忆。

我的老家在江汉平原的一个小乡村。那里的春天一到,太阳就变得暖和起来。此时,丘野、田园中的各种野菜肆意地疯长着。于是,挖野菜便成了我对春天的第一记忆。当时,我只认得野芹菜、野泥蒿和野韭菜三种。其中,最喜欢吃野韭菜炒鸡蛋,香喷喷的。但是,野韭菜比较难挖,田野间,这里一丛,那里一簇,很难挖到够炒一盘菜的数量。有一年,堂姐带我去挖野菜,走了好远好远的路,来到山中的一片田地,发现满田都是野韭菜,而且附近的地里也长满了野韭菜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野韭菜,顿时就像淘金人猛然发现一座富矿激动与兴奋。

儿时的春天里,还隐藏着属于乡下孩子们的“恶作剧”——放学回家,看到“嗡嗡”的蜜蜂从田间飞回,钻进泥土砖墙缝上的小圆洞,我们就从地里摘来几朵花,塞进透明塑料瓶里,然后用瓶口封着墙上 的小洞,等蜜蜂一出来,就被诱进了瓶子。于是,盖上瓶盖,把蜜蜂“拘留”起来。

春天里比赛放风筝,是我们乡下孩子们的“奥运会”。过年前,大家就开始用纸糊风筝,春风刮起,大家就自发地到田野里来比赛,比谁的风筝做得美,比谁的风筝飞得高。我们自己做的风筝,都是用旧书本、作业本糊的,风筝线是偷家里的毛线、麻线或棉线。所以并不

美丽,也飞不了多高。但那时候,在我们的眼中,每一只风筝都是精美的艺术品。有一年,堂哥从城里买回一只可以拆收的老鹰风筝,最棒的是风筝有个线轴,一大卷线成了决胜武器,把村里所有孩子的风筝都“踩”在了脚下。以致每次表哥放风筝的时候,身后都会簇拥地追赶着一大群孩子。

春天,还让童年的我充满着“羡慕”。一次,语文老师“钦点”了我们几个同学参加一个描写春天的作文比赛。郭敏同学写的《春天晨雾》得了奖,不仅获得了奖状、奖品,还有一本样刊。学校校长、班主任老师、语文老师在各种场合一次又一次地表扬她,还把那本样刊放进了学校的荣誉室,让我羡慕得每天梦想着要努力读书,争取也写出一篇获奖的作文。

想到童年的春天,总会想到淅淅沥沥的雨。年幼时,我体质很差,似乎每到春天下雨的日子,就会生病。每次生病,都是爸爸背着我去邻村看医生。春雨中,乡村的田埂路都化成了泥坑,爸爸深一脚、浅一脚,走一步、滑一步地挪着。我无力地伏在他的背上,摇摇晃晃,左歪右倒地举着雨伞,迷迷糊糊地看着迷迷茫茫的雨幕遮掩住村庄田野。而爸爸留下的脚印,却被雨冲刷得特别清晰,特别明亮。直到今天,每每想起春天,每每看到春天的雨,我都能望见那行温暖的脚印。

(张婷,祖籍湖北,隆回人,现供职于深圳)

泡桐花开

蔡英

似乎一夜之间,春天就排山倒海地来临了。一树一树的泡桐花开了,开得十分张扬十分热闹。泡桐树很常见,在山里田边河畔生长着,城里也多,它们往往好奇地把枝头伸到三四层楼高,要与人交心的样子。泡桐树干粗壮,树枝弯曲,开花时如撑开了一把白色或紫色的大伞,衬着蓝天白云,很有画面感。一簇簇泡桐花,像一串串铃铛,摇响春天的婉约诗词;也像一只只可爱的喇叭,吹响春日的欢歌笑语。

泡桐花长相普通,不太起眼。在百花家族中,它们既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,兰花的优雅从容,也没有蔷薇的姹紫嫣红,梅花的暗香浮动。泡桐花属于平民女子,普普通通,朴朴实实。漫步唐诗宋词里,有吟咏牡丹、菊花、荷花等花的,就连草儿也有诗人喜欢,而泡桐花几乎无人问津。诗词里的“桐”多是梧桐,“桐花”多是油桐花。

南方气候温暖湿润,植被繁盛,佳木甚多。泡桐因材质疏松,在众多优良树种中毫不引人注目,没有人特意栽种,甚至沦为野生植物。在北方,泡桐却大受欢迎,因为它耐旱性强,生长快,三年成林,五年成材。当年,焦裕禄带头在兰考种了很多泡桐树,改变了当地地貌和生态,也让兰考成为中西部地区最大的民族乐器生产基地。去年四月,我在北方学习时,看到一树树泡桐开着紫白的花,围绕在村前屋后,整个村庄一片花团锦簇。那种花开时的壮观,如霞如云,花落时的浪漫,如锦如缎,让人久久震撼。

当年,我家楼下的这棵泡桐树仅一米多高,短短数年就蹿到五层楼高了。每每看书累了,走到窗前,看看这绿茵茵的树,就觉得清爽。最美的是春天,泡桐花枝灼灼,紫色的花球甚至透过窗户伸进屋里,簇拥在一起的花儿咕嘟着小喇叭,弥漫着浅浅的香气。夏天,树上结满椭圆形的果实。孩子喜欢把果实掰开,放在水里,就成了一只只扬帆远行的小船。秋风乍起,泡桐树宽厚肥大的叶片渐渐泛黄飘落,直到风寒霜重,终于落下最后一片枯叶,露出挺拔遒劲的躯干,有些孤寂,也透着风骨。雪后初晴,看窗外残雪压枝,阳光越过泡桐树的枝枝杈杈漫射进来,斑斑驳驳明亮温暖了整栋楼。与泡桐树相处日久,渐渐欢喜上它的率性与淳朴。

昨夜风雨交加,清晨我独自下楼看花。经过春雨的洗礼,泡桐的花朵更加繁茂,绿叶更加清新。在金钟般的花骨朵上,紫色更加明媚,露珠在阳光下如珍珠般圆润晶莹。树下,掉落了一地的紫白花瓣。徘徊在泡桐树下,花香清清淡淡,让人的心无端变得柔柔的。这时,远处隐隐传来悠扬的古琴声。泡桐木透音性能好,是制作乐器的理想木材,那曼妙的丝弦之音是泡桐的浅吟低唱么?

我突然间想到,很多人就像这朴实的泡桐花一样,默默地生长开花,只有在关键时刻才体现出它的风骨,就像平时默默无闻的白衣天使,在人类遭遇到疫病的侵袭时挺身而出,勇敢逆行;就像张桂梅、黄诗燕、黄文秀等扶贫攻坚先进个人,以无私奉献、苦干实干的精神,点燃自己、照亮他人,将最美的年华奉献给了脱贫事业……他们,不就像这株泡桐树吗?

(蔡英,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)

2021年，邵阳经开区上千个岗位“职等你来”！扫一扫！园区企业招聘信息详情尽在掌握！

